

文学新观察

# 文学期刊『微』风渐起

范晓毓 刘蓝忆



出现读者的断层。《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的读者年龄都比较大，徐晨亮也认为：“新媒体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新一代的读者，特别是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少年，他们更习惯于从互联网、移动媒体等接收信息，不同程度地疏离于传统纸质形式的期刊，这一趋势可能造成期刊读者年龄结构的断层。”

“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向来不大，先天注定它本身就不能像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轶说。上世纪80年代，《当代》、《十月》等都是万千青少年的必读读物，当然，彼时的狂欢季，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趋势使得纯文学的地位难以昔日。

“《小说月报》实体刊物月销量在20多万册，这个数字相较微信用户数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微信是一种既能将内容数字化传播，又不会流失传统品牌影响力的好载体。不过微信毕竟是新生事物，究竟哪些内容读者最感兴趣，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塑造刊物的品牌，我们会在摸索中前进。”徐晨亮说：“微信平台的信息直接推送到手机，针对性更强，到达率更高，相较于微博的140字碎片化阅读，可以推送更长的文章。同时，公众账号每天只能向订阅用户群发一条信息，因此要求内容必须进一步‘精致化’、‘深度化’，这恰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在社长李小林的建议和带动下，《收获》也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钟红明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有时候我会把我们期刊的目录贴到博客、微博上，但是微信的传播方式跟微博有所区别，微信正好把碎片化的阅读整合起来，比如你在咖啡馆里等人的时间就读完了一篇短篇小说，此外，微信的内容送达率也是博客跟微博所不能比的。”

## 坚持精品文学的水准

对于公众账号的运行者来说，制作符合关注者喜好的优质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是一切文学爱好者的灵魂家园。我们将和您分享各种风格流派的文学作品，洞悉人性的幽微和光亮，探讨文学的理念、技巧、表达，梳理来到《收获》的作家创作历程。文学从来不是小众的，它浸染在你的生命里。”这是《收获》微信公众账号的欢迎词，也是该号的宗旨。它推送的内容有《收获》作品的摘要，也有短篇小说、专栏文章的片段，最主要的是每次都会出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并不限于《收获》刊载的内容。钟红明表示：“实际上杂志刊载的是作品本身，在公众账号上我们会特约一些作家来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包括书评、相关访谈、创作经历等，而且每天都有一个专题。除了推送内容外，该账号还会让关注者参与到一些文学话题的讨论，在互动中提升关注者对文学的兴趣。”

《小说月报》根据微信的特点，设计出一套内容发布方案。每期新刊物面世前，将每篇新作的精彩片段与创作谈、评论等编辑为一个小专题，配以精致的图片，逐

日发布给订阅者；同时开设“小说新声”、“周末分享”、“微言小说”、“小说家言”等不同栏目，将《小说月报》纸质刊物所无法呈现的作家创作感言、读者阅读心得、文坛潮流脉动等信息每日发布给用户。徐晨亮介绍：“今后还计划邀请作者、编辑等以语音方式向读者推荐小说。我们一般会从推介的小说中摘录出三四千字精彩片段，附以创作谈、评论等背景信息，一起推送给读者，让他们快速了解小说的题材、风格，同时挑起他们的阅读欲望，吸引他们购买实体刊物。借助微信的媒体特性，更便捷地向读者推送信息，并通过与读者的即时互动，让读者感到《小说月报》不只是一本平面的期刊，也是有血有肉、有性格的‘拟人化’存在。”

不过，微信的特性也给传统文学期刊的内容推送带来了挑战，因为对手机用户阅读习惯的调查显示，篇幅1500字左右为宜。两家“老字号”均表示，在提炼篇幅的同时，坚持精品文学的水准也是必须的。

## 拓展文学的读者群

“人力不足，没有专职网络编辑，也没有专项运营经费，我们完全是靠编辑部成员自发利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来策划、编辑、维护微信账号。同类文学期刊要开通微信账号，可能瓶颈也在人力、物力方面。”徐晨亮这样说。尽管如此，《小说月报》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人数已突破8000，开通不足40天的《收获》公众账号关注者也有2000多位。

谈到开通公众账号的成效时，钟红明很欣喜，“从开通起，每天会增加几十位关注者，平面媒体报道后，出现过日增百位的情况。有的关注者留言已经订了我们的杂志，有的关注者表示看了公众号的内容后，对文学的兴趣提升了，还有的给我们的杂志提出了意见，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以前读者能看到的都是我们的成品，这样一本杂志的存在会告诉你，好的文学是有标准的，我们按这个标准筛选作品，但是它更需要读者的认可。”

在新媒体时代，海量信息充斥在每个人四周，像这两个公众账号一般精挑细选出来的“刊中刊”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即使原本不了解《小说月报》，偶然关注小说月报微信的朋友，也会通过每天更新的內容，很快了解我们的编辑理念，认同我们的品牌。由于目前我们推送的信息主要是实体刊物的精彩片段和背景信息，要读到完整小说仍需要购买

由静而思、由思而忧、由忧而茶。

此刻，我正沉浸在这样一种心境里，陪伴我的只有这一杯雁荡毛峰茶。

说起茶事，环境、内涵、心态三要素，缺一不可。我的饮茶习惯与大众没有什么不同。首先，将玻璃杯洗刷干净、用沸水烫过，放茶、倒入最佳温度的水，待清香气绕至杯口，扩散于陋室，就端起茶杯来轻轻地嗅。这时的茶叶，开始缓缓下沉、立定，似《天鹅湖》里的白天鹅，诗意地旋转。茶美人在阳光的抚慰下，显得鲜绿无比，情态动人。再后，一口小抿，要以舌尖去幽幽探察茶中春秋。假若斯时，有一股精气在喉咙里浮动，那便是品茶的最佳时刻。这，不属于茶道，是平民百姓如我者，常用的饮茶方法。茶乃饮品中的尤物。有关茶事，记忆有二。28年前的一个仲春季节，我与友人结伴坐在西湖岸边一个临水的茶亭里，要得明前龙井

刊物，所以基本上不会影响实体销售。我们认为公众账号开通后最直接的效果还是体现于刊物品牌的增值和读者群的拓展。”徐晨亮认为。

这阵“微”风能够持续多久、能否带动期刊实际销量提升尚需时日去验证，但是它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平台，对促进文学发展、助推文学传承会发挥一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微文化”让传统文学变为碎片，肯定会对传统文学的庄重性、完整性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会改变传统文学的传播模式，但另一方面会让受众更愿意去接受已经碎片化、轻巧化的传统文学。传统文学杂志通过微信这样的社会化媒体，把自己的信息推送出去，让不管原来有没有阅读习惯的受众，都能在他的移动终端上看到，这对于传播传统文学或许会起到重要作用。”尹鸿副院长表示。

他向我们讲述春天花园的秘密。这首诗篇幅不长，内涵却是深远，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展现着一层深似一层的风景，设思精致，犹如剥笋，直抵内心。由开阔之境，而逐渐收缩。开始是宽广的，花园很大，繁花无边；阳明山的杜鹃，西湖的红桃，荷兰的郁金香，京都的樱花。接着，他的笔锋转入僻静处，繁华背后的宁静，那里的春天有点寂寞，但却是一派远离尘嚣的清雅。这还远非他所钟情之所在，他说，我有个更隐秘的花园，仅有春天和我知晓，那里耕犁的是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这个来自海峡对岸的纯情诗人，他借春天写自己之所爱，他属于春天，春天是他永恒的主题。在风华四季中，春天最耀眼。他有许多献给春天的诗章，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隔离的春天》、《告别春天》、《春天在说话》等，即使标题未明示，却写的也是春天，如《三月》、《在有你的梦中》等。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古今中外众人都写滥了的题目，翻出了别样的新奇。上面引的“秘密花园”便是一例，这里的《在有你的梦中》也是一例，开头就是：春天还是来了

# 他总是 一派春天气象

——读绿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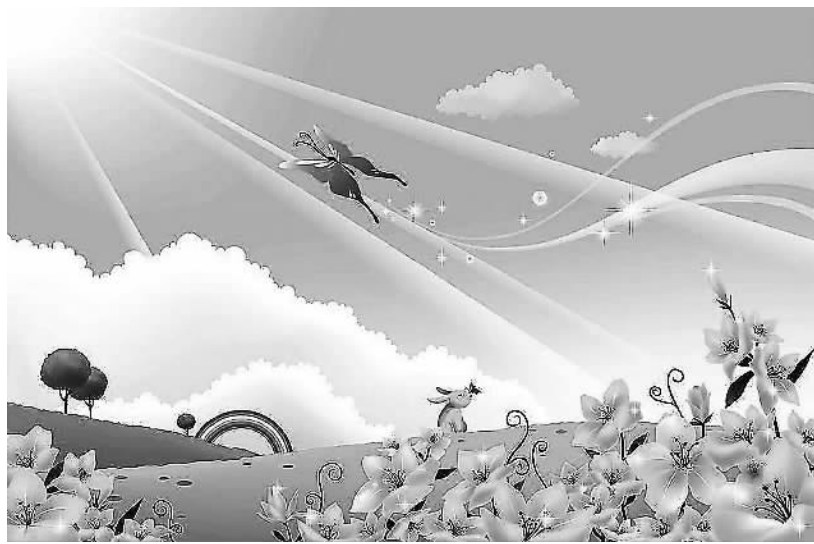
谢冕

——鸟语花香的首演还是震动了大地的票房/温暖的绿色肌肤拥抱了草原/蝴蝶们匆忙的眷顾间/谁吹散了攀在阳台上所有的紫藤花……

当然四季转换，春天不会永驻。远去的跫音轻悄，深遂了天空的孤寂，而在诗人心灵的秘密花园里，春天依然播放着“迷情的惊艳”。诗人绿蒂堪称写春天的高手，这里没有诀窍，只是由于他有一座隐藏心中的“秘密花园”，那里有永驻的春天。他的许多诗章都向我们暗示这座花园的存在。在《永远的旅人》中，他再次提及这座花园，他说，“暮霭轻薄如雾，聚了又散，春天的秘密花园熟悉依然，好似你从不曾远去。”这里终于出现一个第二人称的“你”，这令我们猜想，这个花园有“故事”，不然诗人不会屡屡提及。这是关于春天的故事。我们细读文本，依然可以寻见这其中的雪泥鸿爪；共同的记忆以及曾经的欢笑与泪痕。

诗缘情而绮靡，有了这一点，他就会写常新而不至于落入俗套。在风华四季中，他不仅写春，也写夏和秋，也写冬，但不论写什么，他的笔下总是春风和煦，我们总是听到他心中的“春天在说话”：风在说话，传播梅香幽远；雨在说话，洗尽大地尘嚣；钟声也在说话，祈愿一年安吉。读绿蒂，怎么读也绕不过一个“情”字，最动人的也就是他通过春天抒发的喜悦与温馨。读他的诗，我们不会感到压抑，不是说他没有哀愁与苦痛，而是他能化解，能豁达地置换。绿蒂说过，“对于偏爱风景的我，人生处处都是避风港湾。”这就说，美能使我们忘记丑，美景化为诗情最终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我们读他的诗，会真诚感谢他所给与我们的：人生的忧患太多，我们有时会不堪重负，绿蒂的诗会为我们减压、解困，因此我们感谢他。

绿蒂的诗不仅是纯情的，而且还是唯美的。批评家敏锐地发现了他的美学向度，他们总结他的审美格调是“雅艳”，是“古典的风雅”与“现代的惊艳”的结合（黄中模）；是“有情世界的无限禅机”（杨传珍）；而在我，最真切的感动是，他给我们充满雾霭的严寒送来了清朗的春温。我本人认识绿蒂少说也近20年了，每次见他总是年轻，总是青春，20年没有改变，他的诗年轻，他的人更年轻。我们的见面总是温暖，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台湾，他总是一派春天气象。



# 煮茶品日月

查干

一壶，细细地品来。那种甘美清爽的独特滋味，至今仍使我飘然欲仙。在神思朦胧里，也是头一回领略了具有人文情韵的苏堤和白堤。感觉到它们在茶的芳香里游动不已，好似两条春水中的青蛇。这一番美妙的错觉，至今使我坚信，茶会给静物予动感。

3年前，也是在杭州，只是季节不同。当时，十月桂花飘满杭城，在绸质的西湖水面，一片秋水氤氲。从千年古刹灵隐寺里不断传出悠扬的钟声，而钟声里的茶树玉然婷立，似相识又有些陌生。一阵又一阵荡漾而来的北高峰上的秋风，清清凉凉地掠过耳际，使人不得不起，诗人毛泽东那一首五律《看山》来：“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就在此刻，灵隐寺的晚钟轰然荡来，我又猛然吟出诗魔洛夫名诗《金龙禅寺》第一句：“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这好似洛夫诗兄为我此时的感悟而写来的。

俯瞰杭城，一盏两盏灯火在这里那里亮起，引得我腹中茶虫也时不时地扭动起来。也是，晚茶的时间到了。

刚才泡的这一杯龙井，是前天才从茶农家里买来的，是货真价实的精品。扑鼻的茶香不用说，一口下去，犹如甘露落于旱地，这份滋润和舒坦，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清楚的。当我和内人，推开北门时，幽幽一片茶田迎面撞来。几声，苍凉而世故的鸟啼，则是来自那几株古树的。举目南眺，新月有些慵懒，在三潭印月上空作沉思状，“犹如谁家小姐的梦，夜深里不予归家”。

从饮到品，茶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茶事，以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为本，

其操作过程，也是东方式的典雅，具有很浓的儒家、道家理念在其中。每一次的品茶过程就是一个自我灵魂的观照过程。茶事，以静为魂，最忌沸沸扬扬、浮浮躁躁。没有一个雅字，茶事就失去了本质意义。这便是茶事与酒事的差别。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我曾经着了魔似地与妻骑自行车往返于北京安定门和香山樱桃沟之间。目的只有一个，到那里的清泉茶庄喝茶。若遇无风的好天气，安定门到樱桃沟只需不到两个小时的工夫。初春，在鸟歌的婉转和山溪的幽长里，樱花花香溢满了整个樱桃沟山野。更有红楼之主曹雪芹，当年常来徘徊的水源头、元宝石以及那一株劈石松，就在茶庄旁边。在这样一处老林野莽之地，居然有这样一所可聆听天籁之声，并品茶的茶庄，何不来此当一回神仙呢？

此处有位赵姓老者，日夜独守山林与茶庄。他人很瘦弱，但大度风趣乐观。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忘年交。他人在似仙非仙之间，如若不食人间烟火，无疑，他就是樱桃沟之神了。看来，环境造人并非虚话。

常常，我带去好酒，他拿出好茶，边聊边饮，活像和合二仙。与他谈天论地，品茶聆泉成为我当时最好的休闲方式。此处，高树遮阳山风送凉，松鼠们追逐于头顶之树，山鸽子远方高歌低吟。此番游兴，能不使人流连忘返吗？

如果说，酒使人疯狂或沉沦，茶则能使人清明顿悟安详。忧而茶，那是不假。但茶不会使人失望、失态、失眠。茶之内涵妙不可言，茶使人变得从容、有情。而这，恰恰又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

唐诗人王维独自吟哦：“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假如在一个仲春之夜，来此清泉茶庄，也闲闲地去凝视那月光下的樱花，飘然落于溪里的美态，那会是一种怎样的诗情和画意呢？只可惜，我的老友清泉茶庄主人年前已仙逝，也不知茶庄如今是何人在主持？

我不敢再来这里饮茶，唯恐触景生悲，不能自己。

# 神州

## 回乡散记

高 昌

### 麦秸垛

一梦天涯万里回，风吹苍发漫相催。望乡心是麦秸垛，老柳栏杆堆几堆。

### 过白菜地

敢将清白对秋风，笑在情深热土中。慵懒身家胡贵贱，悠悠铺绿到苍穹。

### 笨槐

故乡翻觉在他乡，不见当年老院墙。只有笨槐知旧我，花开犹似鬃丝苍。

